

泰國研究

編主泰毓陳
0068

半世紀以來的泰國教育(續完) 乃豐

這就是農科教育計劃所遭受的變類於瓦解的暴風雨。它仍產生者，既不。這計劃的堅苦維持的努力，換言之，就是空手苦幹，沒有經費，但亦不絕對禁止進行。這當然是在有人表示，教育如植林木，需要較長的時間。農業科學化總會有一天到來無疑，我們必須先投下農科教育的種子。農科教育計劃實施了廿載，還是呈現着進步，上述的理由也就是極爲減少指謫的口實。不過，在不數年前泰國調查農材經濟的信譽博學士，亦曾把這個問題作着冗長的批評，其實這些事，也是千萬萬確底。

由於空手苦幹，即設法由普通教育經費項下分出一小筆經費從事，當然所得的成績，微乎其微，所以大風雨尾端底小風雨，確不能阻止其出現，結果其他小問題，亦多第產生了。例如附設於佛統府拍巴吞的初等農科師範學校，曾遭受到人們的譏諷，指爲「紅毛茄與馬鈴薯」！在機不可失的農部職官在對一般專司職員努力發展農業的工作予以讚揚的時候，也還不免要批評：爲什麼不播種有用的木材，使人們得而有所利用，反而從事於培植紅毛茄和馬鈴薯哩！這種批評，不至其相當的理由，但亦可充分表示出在當時農科教育所遭受的種種困難程度如何了。

關於解釋農科學生在修業的二年內，必須自耕自種，自行收割，最低應得滿二畝，以便實習所學。要是改植林木，須經多年後始有收穫，在學生修業的短時期內，難得成績，而且更無機會發揮其所學。這種解釋，事實上難逃得普遍的諷刺。那經已去世的農科教育計劃的起草人，還具有着他偉大的願望，就是除開在紅毛茄和馬鈴薯的園藝裡，使農民更獲得其他能滋養的食物，種植紅毛茄和馬鈴薯，在學生修業的二年間得從事二畝，同時還使它成爲村的食物而言，確屬於難能可貴哩！

農科教育計劃的傳頌，實由於職官的調動和所取的觀望態度所致。觀望猶豫，必難衝過大風雨的包圍，同理中止就是等於退後！

農科教育計劃的實施，係在當時的文官學校，即朱拉隆功大學界內創立初級農科師範學校，從中利用朱大的師資以及經費，可是不久後，這所專門學校被移設於佛統府的拍巴吞區，以便有相當的土地實習，及弘地研究農民的生活狀況。然而後來這所學校再度移動，使其形成都的農科師範學校，原址則改爲佛統府立的初級農科師範班，即照強迫教育條例中

所規定的，改授初等的專修班。這類初級的農科師範班，後來成爲好農府區的府立學校。這些專修班，係培植課授平民學校的專修班的師資人材，至于初級農科專門學校，則有南部及北部二所，惟現時則被合併於清邁府，而成爲一所了。其他各處的專門學校，則改爲普通中學了。

關於培植農科師資，藉以避免使一鴨嘴一事，當局曾派官費生赴歐洲、美洲及菲律賓留學，此類官費生的經費，係儘量由普通教育經費項內支付者；彼等學成後，皆歸來充任初級農科專門學校的教師。降至此日，彼等皆成爲泰國農科教育的骨幹了。

實際上泰國的實施農科教育，完全屬於開拓的工作；雖然在當時的農事科學業有 高的發達，然而國家教育方案裡所規定的農科教育，在泰國仍然是新的事物，因此在此。拓者或能作試驗的進行，發現有錯誤時，則予以改良，所以事終則之展形或曲線，不能循着直線而行，完成係以失敗爲成之第一爲原則。結果泰國的農科教育的措施，包括有回鑿，停頓，和退後的諸現象。因不時更動職員，和改變實施方案，於是計劃的進行，猶如「推白上山」，或「逆水行舟」，或不時遭逢着暴風雨的襲擊。惟無論如何，在事先作適當的準備，則將來必能促其具有鞏固的基礎，同時所培植的農科人材，現時亦已成爲農科中最主要的骨幹了。

一九四〇年五月廿一日於東京。

戊戌泰古城考(古)

陳毓泰

離開拍巴吞寺不遠，還有幾陶器的窰，位於竹林內的上坡，係向土墩掘去，中砌成，頗優。窰內還有陶器的碎片，這必是破碎的碗片，有的已上釉，有的已畫好而未上。陶器係通稱的「宋加線」(Songkhro)，有的畫上花卉，被燒起不上宋膠所製的。在窰的附近，地土低窪，且龜裂，內藏有雨水，裂痕的邊緣生滿竹及草，但低窪的中央部位則無野草。這低窪地大概潤十哇或十五哇，長約五生；這必非田園，依推測必係用這裡的七製作陶器的。大部份人也許讀了這本書後，才曉得戊戌泰也有陶器。雖然發見有戊戌泰的陶器，且以爲是「宋加線」，其實戊戌泰大概是得自宋膠洛方面所傳授也。(參閱原註六)

離開陶器窰不遠，有着一座可看的宋洛渥寺。(Wat Wat) 這裡所說的，並非寺院裡有着什麼大體的寶物，而是因爲石碑文第二柱的碑文裡敘述到這寺就是拍巴吞。即是實墨拉查特勳皇所建的「宋卡渥寺」(Wat Wat) 於蒙拉那巴的綠野里福隆功(Samut Prakan, Chulalongkorn) 對此事著述着：「一天，金令人員迎大小舍利塔建於城內，繼後金令加建較大的佛骨灰塔，並在塔旁建立寺院，禮拜堂，佛殿，講經室，禪亭以及和尚寄宿舍成備，然後再加擴大。寺身的佛像，供奉於佛殿內，特聘名爲「宋卡渥寺」，可是現存居民之爲宋洛渥寺，另一段則述及：「再建造一尊佛像供奉于寺內，而稱之爲「佛堂」，依照當時的推測，這座宋卡

渥寺或宋洛渥寺必係相當宏大的寺院，然而事實上宋洛渥寺並不那樣宏大，四圍有深的溝渠繞着，界內有一座佛殿，面向東，後首有塔，口廟場，僅存下遺形的塔基，因此無從看出塔究竟是何種形式。佛殿長約十二呎二索，闊約八呎二索，有大而圓形的窗鑿土接駁而砌成的柱，兩旁有走廊，有用磚砌成的佛像，尊，經察係非和佛殿同一時期所遺底，佛殿的座基和石柱銜接不均齊，在佛殿外有四方形的石柱，其頂端留有凹形，似乎是接上什麼實物底，凹形裡遺留有灰土。這石柱有好幾排，彼此推測必屬於走廊的一節，走廊的牆壁和佛殿的窗一樣。除了這座佛殿和塔以外，別無他物。至於誦經室，涼亭以及和尚的寄宿舍，據說成備，雖然目前找不見，也不值得怪異，蓋大部份也是用木建底；可是供奉佛的曲廊佛殿，必可找出，然而同樣地沒有。拍感千以爲必在城內的佛骨灰塔，可是文裡說是在宋洛渥寺，這不無抵觸。作者不知應適從何方，但作者的懷疑還較拍感千來得利害，懷疑到所看見的宋洛渥寺，真的就是宋卡渥寺嗎？表面這寺小得可憐，實不足供奉等身的佛像，同時這寺又距離城垣達六十生。不過，作算這座寺院就是宋卡渥寺，則必須這樣推測了，原先拍感千說這寺是樂地，有樹林，有河流，稱爲土河(Annam)，它銜接着依藍河(River Annam)，才在這裡建起宋卡渥寺。基於係新建的寺院，特加鋪等身的佛像供奉在那裡。但在石碑文第二柱的譯文裡，在迎接拍感哈妙美僧正以後，即提到到，一屆出夏，皇命令相立專司人員舉行慶祝等身的佛像，然後供奉於成戈秦城東面的佛骨灰寺院裡。要是對宋洛渥寺的觀念仍堅如初，則防往再作推測，所提及的等身佛像，原供奉於宋卡渥寺內，後來移入城內舉行慶祝典禮，結果就被移供於城的中央的佛骨灰寺裡。這確有點混亂不清，倘所推測的仍然不對的話，那祇有一條途徑可推測，即所見的宋洛渥寺非文中所提及的宋卡渥寺；既然如此，則宋卡渥寺究在何處？依猜想必就是城中央的佛骨灰寺了。(參閱原註七)

一、至於說到拍感哈妙美僧正，應解作修飾佛骨灰寺，並另外加建一些建築物而已。如果妙美佛骨灰寺的各種建築物，即可看出並不是在同一期造成底，而係分期完成。假如把佛骨灰寺等於宋卡渥寺而解，則無甚抵觸處，這些應得靠考古專家的判斷了。(參閱原註八)

附原註：

- (一) 石碑文內所稱的一「撥排木房子的市場」，原文爲 *amphun*，意指不隔下的排房而言，*am* 一字，係由波斯語的「巴砂爾」一語演變而成的。
- (二) 在西春寺裡所供奉的大佛像，即是石碑文裡所述的拍阿羅納。推測這座佛堂必係用木所建的空敞殿堂，後來才用磚加上，這層在佛殿的膝部所遺出的部份看出，倘佛堂和佛殿在同一時期建造，當無此現象。至於佛骨本身，亦顯出被修葺過多次的痕跡，預料原佛像必屬塌過一次。現存的佛像是佛堂塌成後所

鑄造底。學術研究會書僱人員將離隙裡的碎石攪開，現時下面可通行，不必像從前須藉齒而行了。書用手電筒查視，隙裡的磚塊，發現有不少磁畫，係色畫，爲排列成行的佛像，但大部份已模糊，至于作爲天花板的石刻板，則刻有菩薩的各種形狀，每塊皆加刻有泰文解釋。其中的一塊則刻有菩薩的各種物及內一關於這些石刻板，在隙縫裡發現的石碑文(現藏於曼谷國家博物院內)，悉與先是和那塊石碑文一同在一嗎哈塔一寺裡。因此可推測出這些石刻板係裝飾在嗎哈塔寺的佛塔上的，或是在另外修飾裝飾佛塔，由皇的威靈所奉來，然後每塊刻泰文說明，並保存於嗎哈塔寺內，繼後該石刻板遭受雨水的侵蝕，結果崩塌，也於有拍感皇族中的某一位君主正在建造西春寺，於是築的牆壁下相當的空格，把那些石刻板給搬上去，以及有關於成戈秦城史的碑文，亦同樣搬上去，防其散失。

(三) 在西春寺所發獲的石碑文，即係上述底有關於成戈秦城史的那塊石碑文。關於這碑文保存的原因，完全是基於有一部份歐籍人士四出覓取(甚或石碑文)北部各古城的古物，四世皇特諭令教育廳長設法購得保存的古物搜集，並運存於曼谷。教育廳長乃派拔那耶摩查(時仍領有豐的爵銜)偕同拔那志薩耶(時爲聖甘作所壽)一出動搜尋各種古物。結果竟得石碑文多柱，包括西春寺的石碑文及石刻圖板二塊，一併寄藏於博物院內。至于這及係拍感哈妙美僧正所發獲的石碑文，也許是在他處所得的石碑文。

泰國史地叢考(十六)

棠棠花

謂，蜀，吳三國之世。蜀之南，長江以南之貴州境及金沙江以南之雲南境，向爲秦族及其他族系之部落，由昆明至大理一帶，爲南蠻王孟獲之領域，吳則領有漢之遺業——交州。亦接近貴州。雲南之秦族地。建興初，魏葛武侯南征，渡瀘水(金沙江)收服益州(四川雅安縣東)一州(貴州)一郡(四川西昌縣治)永昌(雲南保山縣治)四郡，推兵至昆明大理間，南人已服，即班師而返，未置權輿，夷仍治夷，則除益州(秦即建寧)一州，越雋，永昌正式收服外，南下之地，仍屬南蠻也。

- 註一：傳雲南之孟獲族，自稱爲孟獲之後。
- 註二：(見謝彬——雲南遊記。)武侯用兵之地，在瀘水以西即由今打箭爐迤西至昆明大理一帶，漢晉春秋云：「武侯南征，至於滇地」又樊綽雲南志：「孟獲據佛光寨，去大理百五十里」地理志：「亮入南，戰於盤東」(珠江上游之盤江)今渡皆有武侯祠，諸葛井。宜北有諸葛屯，廣州，平越，有諸葛營。三江有諸葛坡，黎平有諸葛寨，宜良，古州，鎮遠，諸葛洞，銅仁有諸葛山，黔陽有諸葛城，通道有諸葛兵營，均係武侯征兵之地(見劉錫蕃——嶺表紀實)。
- 註三：瀘水即金沙江，見水經注。